

南
潯
鎮
志

志餘二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四

見開雜紀余館潯中及見錢姓號石崖者家可二三千金爾願畫船歌童演戲出入聲聞邑侯至簽極繁解戶不三十年子孫產業蕩盡至賃房棲故居水濱足爲侈靡不安分之鑒

又余嘉靖丙寅歲館于董宗伯時瑤泉申公以修撰丁憂起復來訪宗伯宗伯邀予陪飲當送席申公具冠服止一僕手持紗帽革帶置廳事前瓦上侍申公無兩僕也余心服而識之旣而訪于舟中卽僱賃香船簡約多秀才風味又十年一盛夏余訪宗伯偶友人授知縣回宗

伯迓而酌之僕從頗眾奉事踰禮卽前宴申公處余爲
心動亦以占此友不祥

又子館董氏和雲樓從者以事離左右卽昏夜嘗有獨處
時未聞其有聲響變怪也入冬解館諸友方對子言樓
中曾有人自盡時露光怪大爲余慶云

續見聞雜紀馬要沈封翁塾大寒下顧余生平慣夙興纔
興未及櫛髮而門者報封翁至矣余迓迎問先生何時
發舟曰雞初鳴余不勝嘆羨乃余壻南潯錢子人舟過
我非午則未必經宿明日行余憾其無家法嘗曰錢氏
必敗已而田產家業不下萬金果賣盡他徙次壻桐鄉

沈子爲副憲邃庵公見其過余家半潯路而近晏起晏來較錢尤甚吾沒不及覩其敗耳若沈封翁子孫貴顯縣長宜哉

又萬

曆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朱公

國祚

拜南國子司業

戒行不佞送之潯上因講師道立而善人多立之一字滋味甚是含蓄所關於世道甚大公此行與他尊官之出迥別不可不思所以立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平涵深以爲然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爲迂闊不近人情也

見聞雜紀里中一友人邀酌此友兄弟三四人余入門卽語之曰令兄輩不妨同坐主人先實不邀其兄含糊應曰家兄不在俄而其兄自外至曰舍弟不請我我聞老先生在故來陪主人大不快此同胞也又一同宗兄弟余館溇中時辱其兄相邀有弟不之請弟剛而滑者揚揚揮扇自外來語意亦類前而狂主人大不快陪酒不及平生之半竟沈酣不省人事家人扶進嗟乎爲惜半卓酒僕出醜至此凡今之人可以飲食細故而不慎哉續見聞雜紀里中一人恃兄貴凌人兄卒未久被讎拏至家呵之跪下以糞灌其口訟未畢而家隨破矣溇中又

一生恃叔貴起家數千金被讎扶至慈感寺戮辱備至亦以糞灌其口塗其身者弗論也其他仕宦明經爲屬託被人毀冠裂衣用溝泥塗身於郡邑門者不可勝數哀哉財之誤人甚大而人卒弗悟已

湧幢小品嘉靖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闕各戶多縣籠籠籠籠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萬曆庚辰年余館於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牆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

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潯中亦爾蓋廣
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
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潯溪紀事詩注明南康府志唐一貫字孔啓以選貢除福
建理問甲寅十月倭寇嘉興載輜重百餘艘北抵王江
涇出南潯掠烏鎮明年正月又自海鹽轉掠雙林屯兵
新市時一貫以浙東道梗寓白下聞猖獗赴軍門請兵
討之自吳江募眾嘉湖猝遇賊大戰而歿兩院奏聞贈
松江府同知

湧幢小品余年十四五爲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

至搜剔操切民間騷然每圖甲有充軍一名里長解去給一帖爲據赴縣挂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諸甲長都忘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捶楚者無算

又居枰石義英(甯)國人督學湖中持法嚴竿牘俱絕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禎方九歲從入郡中考之先夕盜發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題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辨屠閱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警于盜者寘二等屠先生其殆聖

乎外嚴而中實婉轉能體人情

吹景集神廟初馬守愚來里中不知何許人工謝石之術多奇中有爲人作蹇修者以吉帖二字問馬曰此姻事已諧以帖字中傍橫吉下喜象也然諧後且有憂吉下口置巾上宛然一吊字也後果然卜者沈某以金字問馬曰君其五行中安身立命乎恨與小人作緣三十年後以此敗亦以此獲後沈以後妻故有雀鼠之訟乃其婦頗健持門戶卒藉溫飽憶拆字時年恰三十一里父之子商于楚數稔不歸馬適在東藏寺里父拽杖之寺訪馬求卜適覲而以杖倚米箱揖之馬問云何具以對

馬曰汝子已抵家汝可速去米貫一木非來而何里父
歸其子前候門矣有江甯生者客溥聞其異往看不告
姓名值案頭積書指波濤二字曰君能爲一測否馬諦
視久忽詫曰君佳士何落節到此夫水易爲坎範爲潤
下陷不出下不返淫汙漂溺都從此生君無還年矣非
啗非剝膚淪於澤是維女子媾男爲慝夫不祥其孰章
氓之馮戎壽爲大期著田成疇著金成鑄著人成儔今
也不然井田爲川鑄非其器無人儔之蕩蕩汨汨靡所
止期循聲曰逃巫臣竊妻子意者其似之生傲然曰君
亦知僕何姓乎馬曰象畫旣昭羣鬼夜囂吹律知姓萬

物同憂沄焉水區壽誰其餘按象而談君非蔡仲之裔
乎江甯生迺前謝曰神哉先生僕少失父兄好爲冶遊
畢燼其宮攜歡而東我雲彼龍先生愍斯維曷塗之從
馬曰夫疑慮者不可惑以貌知方者不可淆以蹈元冥
失馭后土其奠之急之坤鄉無與巽謀三壽作朋西南
得之擇里而安安錢唐其遷乎其摘隱躡祕皆此類也
某先生致事歸且浹歲呼馬詣第拈一休字訊焉馬取
所書字承曰影覆背凝睇忽曰異哉一轉便成兵字夏
官乏員徵公其誰某笑曰吾長安塵土久無入夢生勿
言居無何朝鮮事起某以邊材論薦趣攝少司馬篆云

聞長者言馬來吾里時恆寂居鄰寺匡坐窮日無妄
言笑所獲錢亦隨手散去乞者便與之類古稱隱行君
子哉竟來去不自道鄉里卒無有傳其伎者遐周日若
以六書求馬馬所測殊有乖舛處然此自卜筮事不詹
詹執許慎徐鉉之學苛尋其短也令許徐輩測之豈能

奇中如馬耶

道書云丹經萬卷不如
守一愚馬取義本此

董肇鏗鎮志陸以載字處厚爲福安邑宰一日之野有鸚
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一死人矣就而視之已復
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瘞尸鸚鵡籠下掘之如
生亟召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四境頌若神明

又申用嘉字美中號經峪吳縣人太師文定公諱時行仲子爲董給諫館甥寓居于得由湖庠中浙聞萬曆壬午舉人歷官廣西參政

范穎通研北居瑣錄董龍山與晟舍閔一范龍池暨長子青芝於萬曆庚辰同試南宮逮撤棘青芝獲雋龍山笑曰二龍猶在少頃得龍池捷音投袂起曰一龍已飛矣旋下帷三年癸未成進士

見聞雜紀董懋德與余相處日久其所不能及處儘多不親僮僕不罵詈僮僕不鞭撻僮僕不諛客不慢客大者事繼母最孝於尊公行事必極力救正力不可爲付

之慨嘆而已可惜家奴少馴謹一二事得罪士大夫爾
清權堂雜著董龍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
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訶責
勉強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
者

吹景集萬恩庚辰先君偕伯念兄上公車入都聞有精康
節數者先君適有他營命伯念先往諷之伯念抵其寓
其人問所卜云何伯念曰問場屋事耳人曰試隨手拈
一物來適几上陳象戲伯念取士字授之問伯念年幾
何曰庚申生其人曰足下今必策名名必在十一伯念

詰之其人曰君庚申生人也年正二十有一今徒步而
來其象爲是二十一人著一是字非進字乎手拈士字
非進士乎士十一也又棊以木成足下生屬石榴木木
數三八錯綜之數十有一故曰名在十一先君後至亦
拈士字問之其人曰賢子拈餘已落第二二木未象也
公之發其癸未乎已而果然○張往入北雍聞官黃門
陽谷亦洞曉六壬偕長水楊若木費元朗謁之元朗館
黃門家具以告黃門曰課得連茹三君所云同功一體
也是秋三人者俱銜翩歸

湧幢小品余與董伯念分詠走馬燈董正雄盛余結句曰

炎炎誰稅駕蠟盡是歸程伯念捏紙聳然

清權堂雜著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荆川中丞趙大洲閣老
趙浚谷中丞皆巍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今
上初年如馮仰芹子履于完樸達真二大參俱真正邊
才其次則沈少林狀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
談兵但阨於年齋志以沒

又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給事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
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
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
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

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召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合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

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沈瓚近事叢殘萬曆壬辰癸巳間湖州董尚書份范祭酒應期兩家事起其始也吳江刁民告產價不敷黃令君似華喜鋤強多爲准理而尚書之孫儀部公嗣成又喜收小民之譽以蓋前愆於是訟者聞風競起黃多批送儀部公自爲處分儀部每優饒自損以寬假之訟者愈不已時浙江按院彭公應參烏程令張公應望意皆主于鋤強民相集如狂不可禁董之業耗破十四五而波及于范范居菁山馭下巖急居鄉少恩豪富不及董而

斂怨過之又祭酒之子所爲多不法小民訟不休時又
值妻死不明外議謂爲被毒公子旣爲小民所齟齬而
妻死之故又無以自白乃服毒死焉祭酒痛其子兼苦
訟無已時不堪其憤不年餘而自經死尚書延策士謀
自全計有吳江生員周光祖獻計曰令范夫人伏闕鳴
冤而後事可圖也乃愆愬范夫人入京具奏奏中多以
賊私事誣張令君而兼及彭按君京師貴人更有爲之
道地者於是彭張皆奉旨被逮各問遣二公雖處置失
宜稍長才風然所坐過重人多冤之二公逮而董氏安
枕矣故時人爲之語曰周郎妙計高天下只用夫人不

用兵後周以此名竟惟憲訪非無亭也

按崇禎烏程縣志知縣張應望

字汝遠高淳人萬曆壬辰進士次年任明年起地方董范不敷之變奸民蠶湧激死范祭酒神廟震怒逮戍道光蘇州府志吳江縣祝似華萬曆十九年任本姓黃字鄰初內江人萬曆己丑進上由儀徵調知吳江湖州尚書董份占籍吳江其蒼頭暴橫似華以法繩之不少假三年陞台州同知

沈德符敝帚齋餘談吳江令祝麟初名似華初到以風力

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

以暮夜得解吳江人爲一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纔逢

春雨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彎彎曲竹謂

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字葉六則心腹

書辦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諺語云然此辛卯年事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董氏失勢因巡方彭魯軒以田產計
奏事載沈德符雜著其後糧重民欠尤多遂至委單於
地無人拾者而潯地市戶田皆僱船取租無復有佃戶
送租者矣○鎮上舊猛將會極盛童時猶及見之嘉慶
丙辰以後民物殷阜遠非昔比年來凋瘵尤甚所謂市
戶田者官銀漕米船隻耗費而外租稅無幾矣可慨也
歐帝齋餘談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
解元久未第館于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
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
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卽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

爲蓋平生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慙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爛之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是遂溺于男寵後舉丁丑進士竟以暮年好外羸憊而沒

湧幢小品董青芝祠部間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什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吹景集亡兄伯念孕時先宜人禱天竺大士夢天雨甘露於庭手捧之得三十有六點色如乳兄弱冠籍金閨才

名橫江左晚嬰家難觴詠寄懷密修淨業嘗手書金剛般若經得山陰楷法劉元子侍御跋其尾彌畱之際戒婦女勿前卽吾嫂亦隔窗相訊持金剛後四句偈三日不絕聲質明呼童子曰吾不復畱矣忽赤光如霞從額上起冉冉出窗外僕輩都及見之就視已瞑得年三十六異哉伯氏定再來果位人也

又亡嫂孫碩人少宰柏潭先生息也笄而歸家仲未三十天歲丙午予夢入家仲室壁間懸一像諦視之則亡嫂彭子也像忽作語云六叔佳不好語二哥我在此中甚甚幸寫一卷金剛經相薦子驚寤走告家仲仲溺鉛汞

家言漠不以爲懷後十年予始命楊生代書此經資碩人冥福

董志引野乘萬曆時當事好裁抑世家董君嗣昭應甲午鄉試故事填榜時京考必以五魁卷送直指使者各各稱許而尤屬意第四卷拆之則董嗣昭也不覺錯愕失色徐曰他家有事主考吳太史應之曰我輩陛辭而至可憑者以文章爲羔雁他何論焉竟命執筆吏填上直指亦無能爲之難至上春官其卷在雲間董思白太史房拆名而董袖其卷時洪陽相公知貢舉禮部范公暨少宰孫公皆詰其故不得董第曰江南世家吾姑以避

嫌耳時同考官會稽陶太史從旁熟視之執董手而言
曰若何阻他人之功名博一己之功名也我輩亦世受
國恩果若今日則大江以南無世家矣洪陽相公毅然
曰夫論文惟矢心能得士耳何嫌之避爲脫有諱忌余
直身肩之董遂出其卷其兩捷而兩瀕于危如此

近事叢殘孫履際者吳江吳淩人少年亦曾讀書父業糶
糶及壯與妻婚未幾月而妻生子爲鄉閭所笑因棄
家出遊萬(歷)丁酉冬寓(元)墓塔院僧舍中亦能作詩畫
梅往往題牆壁間僧養之四十餘日臨行不告而去且
竊其衣服布匹馬少日已削髮披緇帶泗州巾有人于

胥口湖船中見之已亥春至南潯有人謂之曰子何酷似董三爺董三爺者南潯董尚書之第三孫嗣昭甲午乙未聯捷放榜後不兩月死于京師歸櫬且入山矣履際聞之創爲說曰我董三爺也向因擅入皇宮恐朝廷正法故佯病死而逃今歸矣與一尼姑善令傳語與董之乳媪焉其孺人悲喜惑之而其家老及族人知事者灼其妄冒使人召與言令自述顛末而一人從傍載筆書之事遂不能諱執送吳江縣問徒發配死配所其尼姑亦別置之死其至吳江未審時猶稱孫令君爲年兄蓋孫亦乙未科也其愚而狡如此意其撰名亦非本名

似踵孫憲副從龍諸郎之列以便出入影射

又吳縣洞庭山翁生起暘號見滄者以貲豪于鄉而狂很無賴有族人某先年以房一所售之得價一千三百兩累欲與索貼未行也已西間有馬醫山中住賣屋者之家賣屋者曰見滄家有馬吾薦往五錢可得也既往只送二錢賣屋者不樂遣人還其銀索元書翁收銀而還書略不爲意賣屋者大怒曰吾必以屋事告于官有一庠友在傍曰吾當爲證遂入城訟之縣縣令麻城陳公以聞先入山有所欲于翁不應銜之斷貼加三千兩翁執不肯服責之十四板出愧憤不返家而徑之南潯典

鋪中思有以報陳有訟棍金姓者曰是不難當爲揭帖走南京各衙門送之官必壞矣翁喜許贈百金而先送其三四置酒餞贈其人往遞之會巡江察院李公雲鶴將復命遂不薦陳疑之使人往探知有蜚語而莫得所從起無何翁又遣人僞爲湖州府朱諭德國禎帖投新巡江汪公懷德汪故歸安尹朱宜稱舊治而乃以侍生帖入疑其僞執訊得狀乃并捕獲撰揭始事人翁問絞金與遞書人皆問遣解各衙門及前後使費請求居間與吏書伍伯人等凡破七萬金而徑死于獄狂很之禍若此

陳可升潯溪文獻烏鎮興德橋西南隅有文昌閣爲民居
所沒而遺像寘高閣有李某者恐其褻也移而奉之潯
溪別寺有年矣神廟時分署羅抑齋卽祠故址建小學
謂中堂不可無文昌像王生鳴時力任之方欲圖像塑
夜夢神曰我真身現在卽當時塑湖州府城隍時者所
同塑也旦訪之民家知爲李姓所移乃迎之潯溪而神

復歸焉

節錄顏
如愚記

紀氏族譜紀滢字宗源號涵泉廷鑾子鄉飲賓萬曆三十
四年奉恩詔例准冠帶有司給清朝耆老匾額童稚時
隨生母寄養兄處嫂以馬料豆雜飯中公私食其豆而

以飯奉母嘗其屠姓充里役簽解絲綿入京公憐屠老
且貧遂獨任其役至則駁難壓折賠費至千金終無怨
言同界朱某老而無子自營後事售桑地與公立券涕
泣公惻然憫之曰是異於世之不肖棄先業供飲博而
且揚揚自得者乃退地十之一令其夫婦居之終身人
有侵其田址者公怡然曰彼與我皆王土也卒不與校
董斯張蓑菴先生傳先生吳江泆上人晚自命曰蓑菴云
先生稚節負奇長而善屬文喜汨羅龍門之言攻苦刻
厲意氣感激冀有以自見於天下治經生言者靡靡而
趨壹稟肆間文以爲鵠羣長老以誨其子弟其子弟借

此道博一科目輒棄去手不親古書而先生非古書弗
娛几案唯古書時爲童子祭酒董其程者亦斤斤古書
鄉之人憐先生誠先生毋古書先生顧嫂罵若曹胸無
古書安知古書不可令迺公讀乎日益治古書出爲文
精湛卓詭訓故而外恆豎新義督學御史陳公子貞心
奇之然竟不第先生壹鬱奇抱不尺寸試發憤成疾醫
誤以丹石投之經歲而毒作所居憑溪弗禦凌雨薄田
一雙粥以求藥尊人歿三十年亡以葬長君生二十年
亡以婦世所稱窮愁亡奇先生者而先生氣益上慨慷
千古引聲抗歌有所製尋碎之或爲好事者拾去得詩

及雜文數千言往先生館斯張家張也及猶子勛從之
學胡氏春秋嘗丙夜閱宋鄂忠武王傳命童子趣熱酒
來酒一行歎息數四曰好岳將軍好岳將軍酒數十行
皆如之忽張目起大噉賊檜何在當磔以飼狗耳攜三
四童子持燭求檜聲色轉厲燭盡然紙爲燈徧求不可
得乃已旁舍十餘家夜驚起問何狀語之故皆撫掌大
笑時張年十有二私謂勛吾師非狂人萬曆癸丑六月
病亟爲文以自悼知者聞而悲之先生名元棐字附歐
所著有蓑菴纂若干冊

張睿卿茗紀嘉靖戊子秋南潯鎮有錢珂者其妻產一男

六七日而死以火焚之有骨一片不化因其觀之上有
宰相二字長半寸有餘字如圖書刻出陽文四圍復有
邊欄端楷整齊人人傳視

湧幢小品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豫租別姓之桑俗
曰秒葉本地葉不足又販于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
忽懸絕故栽與秒最爲穩當不者謂之看空頭蠶有天
幸者往往趣之余鄰家章姓者豫占桑價占賤卽畜至
百餘觔凡二十年無爽白手厚獲生計遂饒鼓樂賽謝
以爲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而肥白求齋卧于地不肯
去其家內外醉飽得意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

應曰我與汝曾祖母有連歲爲汝應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而慳至此蒲匍將入門眾恚甚蹴之忽不見且駭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爲二蓋祖母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煖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祥或在于此以後卜吉而畜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於水家亦隨耗矣

又余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潰爲瘡大僅如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又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卽宦族方盛無如之

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誘之賭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蓋某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老大憤欲告于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謂蜻蜓搖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壻也來就謀畏之亦數數勸止卽余亦以爲非敵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彊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卽死且走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眾擲揄尤不可忍踰跟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捶之尾而謹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挈其子

以往既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
楊治宅文書畢噉與大杖三十其子求代并杖下獄而
召謝老樹諭令歸俟農畢待理蓋不啻家人父子云眾
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
而發後竟伏辜里中清泰者可十餘年此後陳筠塘太
守尤快尤多

又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安梁
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蔣親遇見仆地
龍爪柱掀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溫氏聞而往視
咸奇駭以爲有夫

又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治長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徽人有方姓者生時大雷雨龍挂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旣不足恃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又余家南潯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之毀其基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丈一角往

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又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
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眾童子羣擁而北號曰癡和尚
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坐其肩摩頂戲
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媢罵初猶容忍久之不
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
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
有密餉棗與水者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造寺未
幾沒間題二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
事

朱國禎自誌行略十四歲在空室中取論策古文繙閱先叔直齋府君有綱目一部全刻精好日閱一本能記憶

不三月而徧有老儒吳弦齋者與先祖爲外弟獨精此

書

時號吳綱目

時來飲飲中徵事有不知余卽響應大駭曰

小子乃敢與老夫抗反覆駁問應之如響客不能屈

誘幢小品余初歸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入謗言余再候

不交片語一茶卽別復有後言謂余豪富田連阡畝居

第于雲者余心知來厯然無以自明同鎮董宗伯先生

座主也宗伯坳先生來弔余迎之先生率其子縱山肩

輿來訪所見破瓦舊椽愕然曰還有廳事否余曰有之

敢不延坐止後有書舍三間耳先生厲聲曰此件那箇
不有徐顧維山曰翰林先生庭戶不翦噴噴久之起去
野次復熸舟召田父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
兄弟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
四曰人言豈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
是肥阜核去去不必言以後過先生必畱飯深譚越十
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大笑
曰辦此何必大才

又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
卽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卽爲絕戶者矣

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直堪流涕糧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乘除而豈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以思矣

又命坐磨蝎無事得謫余不幸坐此宮生平所被猜疑譏訕無影無形橫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憐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實自作之孽豈得盡歸咎磨蝎然此議發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撫按誤採發下時編審已定眾當憤結時闕然並起適按臺馬起萃從聘自嘉

興將至眾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徧因隨按臺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往往而是既至登輿眾擁積不得行擒數人旋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按臺怒卻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於是大議泮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主矣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之子弟互糾集直犯府主加惡聲府主震怒多潛遁去有二生曠甚自以名實之以示無懼遂逮捕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僕從可千人抵潯焚余居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

鬪乃返余妻子皆懵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余亦懵不知而守道謝某至欲請兵虞變好言慰諸子弟曰可速問之朱平涵凡洵洵者旬日乃小止既議上矣撫按會題戶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動且行十年是時許敬菴師亦深爲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奈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儻亦所謂推波助瀾者非耶○初一冊爲辛丑年第二冊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定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蘭若紹芳來問只駁臣

戶貼銀一款應之曾不知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菴國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母政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菴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之一字爲主順人情從中略爲參酌不一月竣事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減思痛毛髮尚自慄慄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略敘始末總之所謂罪案云

爾

又余旣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眾大開謂崇發自吳興徐元仗以鄉紳一議于嘉禾與賀伯

閩相駁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之一字爲主而
賢有司臨期參酌故得相安近來田價日增不知時和
年豐既庶且富使然抑田役均平民不甚苦樂趨爲長
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戊午歲朝夢太守至家編役寤
而余生而余甲申館于匯沮潘氏一夕三夢甚清初爲
烏程知縣夢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比覺以爲雜亂無
當少選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失
笑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想
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懟且悔也

潯溪紀事詩注茅元儀曰賦役之法吾湖至萬曆中年弊

極矣先大夫與朱少師國禎倡均田之法蓋不以戶丁
而以田然說者紛紛謂市戶等大便宜耳然此百之一
二卽存此百之一二以應國家不時之需亦何不可畢
竟此法行民得休息而諸郡亦俱傲行之近漸以醒按
洪武間經營興作命中書省議設法恐役及貧民以田
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太祖參酌民
宜必極中正然終以田爲則故知以田爲準雖有踰越
不過百之一二藉口一二任意爲之無所不至矣祖宗
精密如此憲章之外無他道也

湧幢小品曹桐邱鏤長子禳生而癩不諳男女事故聘錢

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諧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禭死沈氏亦守終身桐邱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桐邱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辛丙巽三水俱會桐邱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長子禕痾病錢沈雙烈華其後余家遲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縉病亦如之媳沈氏儀即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縉歿沈猶處子也

賢孝能自立異日必繼前烈

又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困自分必死命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來五字甚惡之又得川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遞至末有戴元禮二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卽卧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卽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

存之年可不自愛乎

又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字者談多奇中謂余阨在後
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之期也時
去之尚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長孫痘殤丁巳三季
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形神泮渙且有惡夢
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
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且畱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
風急駐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
行不五里停山灣遙見前舟已沈矣次日轉西風掛帆
半日而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終夜寢不能寐甚苦甚

疑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拂
意決不惱怒爲主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異香透
出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感）者覺而釋然偷活至
于今剛又三年矣

又舉亭山爲武林左託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可三千丈
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
佳兆凡二三年間患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
海上普陀山中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
歎曰此所謂鍛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
骨格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

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莊因棄家棲其中
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每晨起東
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渡海鶴飛還儻
然只閉關幻軀元不著去住總閒閒雖病不服藥聽之
而已

又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
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祕只
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致傾動自
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素稱慳吝者亦迎至其家
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關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

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頤一
言執筆作數字餘領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
一道士來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
博衣大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入卽危
坐茶至含而四嘆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甚
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卧仗劍選數處下檝加釘議
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止此道妖也
又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小舟
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及地方妖
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尚善論事試問今爲有司官者

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今不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釀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興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于吾掌股上而又

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箴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儆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書中悟得旣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卻悟于何有時翁方謂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于垣之耳謂囑余有所中傷翁

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解要之一日小匡卽一日
太平一家小匡卽一家太平一方小匡卽一方太平推
之天下皆然補論大小耶

寄園寄所寄相國朱國禎萬歷戊戌主會閣得一卷甚佳
以策犯國禎字棄去識者每嗤其刻野乘○按此事文
蕭自載于湧幢小

品蓋懼禍
耳非刻也

葉封宋牧仲筠廊偶筆跋以余所見記近事者有朱氏湧
幢小品頗足佐正史所未及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朱國禎湧幢小品好談掌故品題
人物不爲刻深之論蓋明季說部之佳者至于援引古

書多有差誤

張鑑蠅鬚館詩話星名次第列銀光點將標題當飲章聖
主青年方好武卷頭先問李天王此明時天啓宮詞也
原注曰或有用水滸傳罡煞星名配東林諸人以供談
謔之資如托塔天王則李三才也及時雨則葉向高也
崔呈秀得之名曰點將錄佳紙細書與天鑿錄同志錄
同付逆賢逆賢乘間以達御覽上不解托塔天王爲何
語逆賢詳述溪東西移塔事意欲使上知東林強暴有
如此徒所當翦也上傾聽嘖嘖若恨不同時者逆賢計
阻匿其書遂巡而退

此詩共百首舊題虞山陳棕著

今閱點將錄內有

吾潯朱相國平涵在錄

按錄云地伏星金眼彪
大學士朱國禎施恩

鑑按平

涵當日不第見於此錄卽東林籍貫浙江十一人朱國
禎居其首又盜柄東林夥東林盛楊時喬鼻祖吏部侍
郎朱國禎南司業先之歸德江夏託足後著湧幢小品
伏挺擊紅丸二案得大拜此非吾潯溪史冊之光哉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朱文肅係嘉靖戊午元日生見公自
著年譜董徵君芝筠天啓癸亥元日生見公行略

湧幢小品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
跪而乞食余視其貌獐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微
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鬢蓬蓬皆假裝

挂于傍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眾欲追之余亟止
尚回首目睜睜欲啖人可畏

又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
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富事發捕
治有一人利而居間眾大鬩丐者適械過市眾捶殺之
乃散

善田張氏族譜從父青霞先生諱光朝字君輔幼孤力學
事母至孝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博綜經史與同里莊

懋謙

日益

溫念衡

允治

相友善萬曆

丁酉元旦夢與人

策馬游山將過峻嶺鞭策墜地旁有一老人驅車以從

謂先生曰君不以此處加鞭不如登此車從我去詰其
何往老人笑曰忘卻來路耶駭愕而醒每述此夢怏怏
不樂是歲秋閩先生習麟經莊先生復吾日宜見先生
文淹雅決其必售榜發被黜先生亦不以爲意迨落卷
領出始知先生之卷上司已擬元矣因對策有傷時語
竟置不錄先生始蹙然曰墜策之兆旣符登車之言將
驗予殆不久人世矣鬱鬱致疾于丁酉十二月十八日
卒年二十七從姪廷獻謹識

補遺

金以銘鞠逸吟廬雜鈔朱文肅未第時醇謹老成不屑以浮華博虛譽時董潯陽宗伯家居素以文名里中習舉子業者咸切就正董亦樂於獎勸乃約浹旬爲期與諸生集東藏禪院命題角課以月旦自任焉朱所居與禪院相去僅隔一溪依期赴約董奇其文每擊節不置一日董見諸生環侍執禮甚恭乃欣然曰滿園桃李皆春色問東君誰是先生諸生無以應朱輒離席對曰一天星斗煥文章唯北極堪爲主宰董愕然由是益奇之後朱登第位出董右積薪居上殆亦有預識歟

志餘三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五

明詩綜董斯張字遐周烏程人國子監生。○靜志居詩話
遐周初學詩於趙廣業及入閩心折曹能始歸與吳允
兆王亦房酬和是時公安景陵派盛行浙西風氣不盡
移易遐周洽聞周見與吾郡沈景倩略同詩亦相似嘗
以所作投前守吳季騶季騶寓書韓求仲云在郡兩年
不識有董生吳興守眼可抉也近得渠見贈詩如飛天
仙人不著一烟火字其傾倒若是

蠅鬚館詩話董遐周先生

斯張

鑑會祖母之曾大父也所

著有吹景集凌忠介公

義渠

爲之序其書長於攷訂實

在楊用修胡元瑞之上嘗記其癸丑春夢中得句云石
鏡逢秦女山精照落花政使醒時爲之未必奇險乃爾
又曰癸亥長至第三日夢與孝若舅看月得句云便作
一庭白虛堂分浩然甲子二月二日夢閱孫孟樸詩表
有攜妓入山寺詩僅憶二語云織裾禮精舍殘日射人
黃亦俊語也夢中爲詩幻矣夢閱友人詩而成句則更
幻矣先生所著有靜歎齋詩及廣博物志尤精深內典
其靜歎齋記曰雲棲大師初參倪心叟叟問云汝何
處人師曰浙江人叟曰卻爲何事師曰特到這裏來求
和尙開示叟曰你在三千里外遠遠來開示我教我將

甚麼來開示你師當下領悟師北歸住吾潯豆腐橋廢
寺中苦行三年無知者由潯至雲棲卓錫可補塔銘之
闕又曰聞谷印禪師神識湛朗具正知見昨過潯之祇
園寺余往參禮茶次云如天命之謂性居士作麼生會
余無對他客有拈紫陽語者師云不是良久云莫之爲
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這便是現成注腳按
此論開自祝京兆京兆晚歲大有悟入今爲吳中王路
菴伽藍袁石公有記刻石甚異也此皆吾潯鎮之掌故
故具著之

又董裘夏先生爲其祖遐周先生言行略曰先生述董氏

家語近始潯川言始祖仁壽公自梅林遷潯上里中呼
爲三老董公元末行中書省三碑之公歎曰龍不隱鱗
達者深痛竟不應遂鑿石爲船以見志曰此船可爛吾
其出矣遐周先生曰北宋徽宗朝吾梅林第一祖金紫
光祿大夫貞元公與蔡京背馳者茗中父老至今傳詠
其詩有三槐九棘浮雲外一樹寒梅寄我心之句吾先
世世有隱德吾欲草創石船志用昭示吾後人也然石
船志卒未就又曰范長倩先生允臨書牘曰故人董遐
周大宗伯之孫黃門之子儀部之弟鹿門茅先生之外
孫而稱館甥于沈大司空泰垣先生然遐周自拔足雲

霄之表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文心開闢巨靈擘
山磊落有古節士風槩使天下不敢以富貴目梅林氏
者吾遐周之力也又曰先生晚病足杜門著述體清羸
自爲瘦居士傳行世輯吳興備志未竟崇禎戊辰八月
廿四日卒前一日猶兀兀點筆也年僅四十有三

董斯張書紀宣符扇頭歲庚戌余與宣符讀書村北時駛
雨乍停溪痕微長草透冷香花畱豔霧余兩人凭欄嘯
詠孤神遠矚高譚往還慨焉興喟大約兩人平生相似
者三相異者一孩而孤似也奴握家秉生事轉落似也
此遇也曠懷千古歷落自命一切世法無足寘雙眼嗟

笑都所不顧此性也似也宣符異才天挺每當落筆奇
情橫逸神光四照良是東箭南金定非我曹所望天故
以此限董生耳因念宣符王父比部公尊人貢士公與
亡祖父俱爲筆研交締好甚篤乃宣符復不我差池同
此臭味耶聞之長老言比部及先王父少讀書法華庵
涼燠攻苦摩厲刻至非古人不法比其貴相視賈善不
少別都無形骸唯貢士公之於先君也亦復如是冀宣
符規我不逮衍我兩家世業以追賢達素交宣符曰然
遂志之

沈登瀛南溟著述總錄遐周先生有選采真社集采真社

米知會于何地起于何時董復園集有采眞詩選後序云丙申春家嚴修采眞雅集丙申乃順治十三年復園父芝筠爲遐周從孫故重修之耳則是社當在潯上惜當時應社復社等盛著諸小社皆爲所掩也

董說棟花磯隨筆附錄先借菴先生每品題翰墨提着新安大賈四字作書苑僉父目而評人詩卷或云百穀體或批兩字頭皆指惡詩潯上王生者業醫從先生問草隸法教且看八分古帖月餘王生作八分體一紙呈先人先人笑曰吾不教汝寫八分字後王生小得草隸路頭有舊存餘清齋帖在珥書篋中七月持至補船中元

前三日珥復寄此冊感遺訓之未忘傷古學之欲墜南

潛謹記

潯輯恣公送行詩卷陳繼儒董其昌王惟儉張民表郭涓
喬允方澤法鑑凡八人首有送復元上人遊二室五臺
小引款書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十八吉日啟行書此平
涵居士朱國禎題卷藏墨溪朱氏云得自北柵外圓照
庵庵中諸名人筆墨尙多且止庵詩集板亦在庵中惜
已殘缺按庵地屬震澤恣公駐錫處也

朱國禎定空上人書事敘定空上人本名家子工醫有神
效一日出遊登五臺最上一峯披剃徧行畿內函三梁

公築庵棲之稱爲廉潔清淨禪余非能深于禪浮慕中亦自有契久與復元上人結伴此一奇也梁本大冢宰鳴泉先生之嗣官環衛有名余與梁不相識而相慕因趙太宰交其羣從旣歸田時與復公道本末慨夫南北參商夢寐屢及何所自來何所自底又一奇也尋復公得病甚劇眾醫罕效駐余齋七日遷隔河禪堂自便不三日告病愈駭而問之則知來一僧投藥二劑立起往候知爲定空余有不寐之苦告之出三丸服之便熟睡眾驚以爲大醫王復公因得梁公贈卷并起居甚詳此又大奇也上人以禮普陀至梁公諄諄屬以北還余固

留不可第云去可復來盍以一言爲訂

蠅鬚館詩話薄上趙長文先生爲董若雨先生之師所著
有乍醒詩草今亦罕見嘗得句云斜陽射遠水故竇雲
洗藥池編有憶里中趙長文先生詩云鈔詩翻釘時文
背作隸驚抽章草心憶著斜陽射遠水市樓句子有人
吟蓋以此也豐草庵前集又有趙先生乍醒草序

張繼周草亭筆記凡奴僕不可信任而有才者尤當嚴絕
予家舊僕李春初來時尚稱謹愿自與董氏僕結交弊
端百出矣子鄰陸永之有隙地數畝與董氏屋相連天
啓甲子夏董元常之僕孫忠者謀佔不就反誣陸佔董

產捏主人名控諸縣主人未之知也時宰吾邑者爲壬戌進士馬達生思理福建長樂人予從祖文峰公之外孫也稔知陸係予鄰致書于先君子問實在情形先君子囑李春代寫覆函爲陸申理李春受董僕賄反其詞以達縣其詞曰陸承之素不良于行此特橫逆之一端耳且陸氏父子數十年來出入董門近因董氏勢衰強佔董地波瀾翻覆洵可畏也旣承下問何敢爲鄉黨諱幸此案事尚細微望小懲之而使大誠此陸氏之福而實出臺下之賜也是秋家劍水先生領鄉薦馬令來恭壽堂致賀予亦隨先君子在側談次論及董陸事馬曰

田地房產所憑者單契今董氏單契俱無理應斷歸陸氏所不卽成案者爲舅氏書耳先君子不知李春易書事因曰予書亦爲陸氏申理與成案有何窒礙馬袖中出陸氏總單及李春造寫之書先君子覽之離席長揖曰此予之失察覆函實囑僕輩代書初不知其易詞以誑也是日董元常得悉此事徧訊家人知是孫忠所爲以家法嚴治孫忠杖之垂斃李春是日日本在恭壽堂侍候懼罪及逃竄不知去向此事幸邑侯清慎吾數家友誼親情不致被惡僕損壞餘外事之無對證者惡僕倚勢橫行爲主人取怨于鄉里諒不止一二事也

潯輶明紀奉山

懋勳

家訓一卷有曰國課固宜早完尤宜

自納切忌包攬貪著小便宜卽受大喫欺銀有櫃米有倉等頭斛面比人多筭一二討了印票一了一當豈不暫勞永逸又曰生辰爲母難之曰何可重累親朋况近日傳單醪分紛然沓出盛者幾兩次者幾星卽有餘之家趁辦亦覺費事若不足者單至不得不與至期勉強措湊苦甚征徭延年益壽者自當惻然動心又曰元宵看燈大非美事此時賢愚混雜俱乘酒興比日間不同易起爭端每見年年此節必有是非况一家之主尚且嬉游室中必無警備盜賊火燭俱防竊發此夜只宜閉

門僮僕亦宜檢束又曰待佃戶自宜寬容我見上鄉人呼爲租親蓋田主佃戶相須爲功原無尊卑之分我待之以禮彼亦不忍欺我間有一二頑梗亦只徐爲改召無非我鄉曲伴侶何忍以升斗結怨也又曰僧道之所乃勢利之場一應放生同庚之會斷不必與余本無心及此一日極樂庵僧請余放生請之再三偶齋香一赴皆里中人一揖之後彼自老庚兄老年翁啣啣嚙嚙我則獨行踽踽絕無膠黏處看寺僧之趨承旁人之脅媚反覺我冷寂之甚也隨齋而別又曰產業方圓之說斷不可惑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人要滿願如何能穀每見

陰謀詭計及至方圓已屬他人者或方圓其身而子孫
卽割裂者或方圓旣成同室戈矛一家吳越者何苦自
壞心術枉費精神又曰嘗見蔚如叔云若要教訓兒子
讀書先要教訓阿媽蓋內有護短之母外鮮成器之子
也後有已巳陽月姪曾孫復亨跋又紀漢_度狎格言隨
筆一卷皆纂集前人格言閱雪蓑手寫本有云居家骨
肉未能免鬪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儕偷兒獲廉
名也吾誰欺又云每見富貴人_甯豐財厚祿別作奢華
何嘗肯隆禮師席以教子弟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年
復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日昏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

物而已爲父兄者能無警乎又曰父兄之於子弟其專事姑息而不知約束者固無論矣卽有篤于教誨惟事扑責不顧子弟之所安不諒子弟之所稟與其學問之生熟惟欲速求成不知功夫有序精神有限何可一旦助長故爲父兄若師者須操功歷久毫不放空亦不逼迫使優游自得順天真養靈覺慧性自然日開又云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後題雪簑漁人閱聲書并跋

董志溫員嶠致政家居偕地師覓地至潯北柵過冉莊村

舍聞讀書聲因入其室見一老人坐草堂中讀史相國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才高下學殖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歷律莫不洞悉源委相國曰子具此全才何不出而仕乎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廈非一木所能支相國亦慨歎偶及當國時事知爲溫相國卽欠伸作痛苦狀曰舊恙陡發不能復陪矣問姓氏亦不荅拂衣而退相國歸明日遣人蹤跡之不知所之室已空矣

按原注云見觚臙沈登瀛曰今攷觚臙無此條不知所本何書也又徐岳見聞

錄云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間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牆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

俱有兵器斬藤啓門而入蓋倒鉤藤虎狼所畏一獨其
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人諺此
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
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
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歷諸書莫不
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
年後天下亂矣大廈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歎
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卽欠伸作痛楚狀云舊
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荅夜半家人歸攜禽獸
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蹤跡之不
知所之矣與此條傳

聞異詞未知孰是

許旦復冬心廬雜鈔黃九烟先生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

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

此詩先生鐫作圖章今存沈柳橋

登瀛

家又自鐫印文

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

王士禛補香祖筆記黃九烟性簡傲嘗遊嘉善遇一人負薪過市口作吟哦聲指入詢其名氏曰崔姓名金友出其詩五言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又云吟思白墮傾家釀坐對青山讀異書自號樵隱黃驚異因與定交

尤侗艮齋雜說黃九烟周星前明進士也楚人流寓吳中家貧落拓不得意悲憤發狂投南潯河而死與鷺池生宋登春相類然鷺池依徐宗伯學謨居禮數有加一旦懊惱尋去呼舟亂流躍入錢塘湖死邢太僕紀之甚詳今九烟生無宗伯爲之食死無太僕爲之傳沒沒千古

良足悲也其詩甚多有團庵集又作將就園記蓋空中樓閣也又改韻千字文和予秋波六義皆甚奇。子與九烟初不相識一旦貽詩十絕其首云雲龍時地每難同千古才人恨不窮踏徧吳門知幾度今朝始得見尤侗見者訝之予曰無異也唐人詩題皆名而不字卽如子美詩白也詩無敵太白詩飯顛山前逢杜甫可知今人少所見多所怪耳因荅八首其末云遲我談心二十一年衆人欲殺爾猶憐從今相樂還相泣慷慨悲歌黃九烟或問黃先生名君而君字黃先生何也予笑曰且讓

前輩

寄園寄所寄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烟編之成文妙矣子友王石農有百姓鑑編更爲工巧

王士禎池北偶談近見江左黃九烟周星作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遊戲之致

蠅鬚館詩話孫淳字孟樸吳江人爲嘉興府學生家於湖濱之田義村與吳淞月港相近有別業在南潯曰梅綰居著有梅綰居詩草其詩有自潯水入茗省求仲舅云貧將同到舅翹許其稱生園烏呼春樹山光開曉城皆可誦又有哭張天如悲婁吟四首案應社之盛實孟樸一人之力當日有爲孟樸口號云案頭一部漢書袖中

一封薦書逢人便說我哩天如天如其風趣可想矣

又孟樸雖於潯爲寓公其實與土著無異晚年強半在梅
縮居今去先生未及二百載而遺址已無人知者此可
慨矣茲得梅縮居存草始知先生歿於丙戌之歲在宏
光改元之後遺聞佚事有足以裨史冊者余獨怪青浦
杜九高登春撰社事始末旣略孟樸之事而不言並其
姓氏亦闕豈不見復社姓氏前後冊及靜志居詩話耶
又孫氏梅縮居以爲在我潯溪者旣不言其處同人求之
數十年亦終莫可蹤蹟今讀若雨先生西臺編有重閱
梅縮存草感賦一律云可憐清嘯靠湖齋屋任溪樵斫

作柴杜甫亂來吟咏苦謝朝老後姓名埋難忘淡墨傳
吟帖忍憶圍燈鬪畫牌十五國風曾踏徧平生幾兩破
芒鞋五六一聯注云孟樸翁尺牘多淡墨欹斜少年喜
爲葉子之戲據詩首二語則梅綰居故址還當問諸水
濱

溇溪紀事詩注太倉陸世儀復社紀略曰當天如之哀集
國表湖州孫孟樸實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
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轍所及淳每爲前導一時有孫鋪
司之目兩越貴族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淳拜居張周門
下者無數諸人亦執贄後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先

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
奇以誚之杭俗好異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兩張
先生求爲洗刷西張親莅浙言之後之學臣黎元寬元
寬南張同籍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版榭楊書賈究
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于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
下者爲溫以介力求解于兩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
當是時越中皈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婁
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張秋水鑑書綠牡丹傳奇後曰此
吾鄉溫氏啓數于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
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詞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

思訶也据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于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魏菴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媿菴當日按試械時相聞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厲禁之但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倩人爲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爲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烏得以宋元襍嬰少之按陸道威亦入復社其云孟樸于兩

越如此果爾則人將鄙而棄之又何能取信于友舉四海各社羣彥胥來大會于吳郡耶竹垞太史云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于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襟契然後進之于社豈獨于故鄉兩越而改轅易操耶想當聯社初交未克家登戶至自必以友及友或間有二三貴族富兒廁于其間亦所不免乃斷曰無數且曰溫育仁心醜之直據溫氏之謠而載之矣復社姓氏錄具在斑斑可攷嘗聞溫相有子求入社而不可因作綠牡丹以誚之是也惟時值流寇紛攘生靈塗炭士大夫既不獲達而兼善天下亦合隱憂永抱獨善其身不應傾動

朝野結社連盟俾小人藉口朋黨以陷害此諸君子之

過耳

按緣牡丹與西園記畫中人嫫媿羹情郵記爲榮花五種曲宜與吳石渠炳所作見黃宗義思舊錄

朱咸熙耐冷談明黃忠烈夫人手寫楷書孝經卷藏吳興

劉氏眠琴山館係絹本高一尺長一丈五尺二寸五分

首鈐玉音清操力學朱文長印款書右十八章三百三

十六句一千八百有四字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

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于山中後鈐蔡玉卿印潤石

二朱文方印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漳浦女士蔡玉卿故相黃石齋

道周

夫人也其手書孝經卷子錢竹汀少詹

大昕

題詩楊秋

室茂才

鳳苞

跋後精審可誦予愛不忍釋因先大父奚

疑公會購石齋經傳九種藏於家思得之以爲配後友

人蔣枕山

炳

購去亟錄詩跋還之外祝京兆山海經行

楷墨蹟黃鶴山樵山水卷子同歸于蔣至今猶爲戀戀

南溥備志王毓著字

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

業于叢山劉先生之門同門生成非笑之不顧也杭州

失守叢山絕粒未死元趾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

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元趾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

故事在元趾曰不然吾輩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

早死爲愈六月十有二日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

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菴山死菴山聞之嘆曰吾二十
年講學僅得一元趾鄉人私諡曰正義先生乾隆四十
年奉 旨入忠義祠甲申之冬元趾來潯上訪董若雨
寓居豐草菴張西廬孫孟樸皆與之訂交臨別執瓊聯
句以贈皆見三人集中距殉節之時不過數月耳

冬心廬雜鈔大士庵後有潭頗深廣相傳順治乙酉夏有
里人諸生朱某自沈潭中死惜名字無攷亦未見記載
不知信否

董說棟花磯隨筆余三十年前病汗出透衣不已而心搖
搖藥師多補心治不效後遇一時望者謂不用十全大

補湯決死投一劑而氣欲斷幸急解疎散得蘇又歷一
秋葉盡脫時遇閔持訥曰誤矣此當用越鞠丸料應手
而愈十五年前在研山天山閣熱疾心歷落不甯不食
已幾十日沈朗中視之曰胃病也常服藥中只加一味
石斛遂起又十年前患鼻塞欲嚏不可出時在茗溪歷
月至木瀆尋趙封初語以病封初曰待思之明日來轉
急詢之封初曰必再隔一日定案再隔一日得藥生地
白茯苓麥冬平常數味耳日未中飲煎未時初卽嚏此
三病三醫皆奇也

又天衣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

留影之心秋寓報國水堂夜拈此語問人間有答者余皆笑而不言故有溪堂夜話述偈云雁過長空碧影高天衣烏陣祕龍韜錢唐八月銀濤壯幾箇秋風慣弄潮又辛巳冬烏程秋浦吳侯謬以文字下交而俗眼爲之轉至癸未歲偶吳侯有所繩繩者富客有戴星叩余門語繹繹不可了似欲余爲關說解之而百金爲壽者余時面發赤罵絕之曰去吾學道未暇也此客出門徧告市人曰高暉生真是退財白虎後來人都以此見謔明年客前叩門作市道語者秋遇桎梏而復語人曰白虎語有時可取

又癸歲多旱癸酉十四歲記亦無霖雨更夏秋癸未旱紙
龍蟠于市市人戴雷神面具以爲祝也癸巳余初芒鞋
參先師于硯山夏亦少雨癸卯夏先師在金粟余往視
丈室中焦熱思雨不得癸丑在梅谿石屏山山田寶澗
落如玉液也

又癸未余刻印章曰夢史又方印曰夢鄉太史後十五年
先師命充書狀時假寓溪村刻潛居漏霜四字印又刻
鈍榜狀元一印或見之而戲舉松雪水晶宮道人對例
言鈍榜狀元政合璧夢鄉太史耳今用蕭蕭林下風珀
印是先師示寂前手賜而近復欲刻四字印曰月函船

師甚思船居也

簪雲樓雜說南溟董說字若雨嘗立非烟香法使百草木皆爲異香噫奇矣

溫棐忱董若雨先生傳丙申秋作焚硯誓詞削髮從靈巖繼起儲禪師遊適三湘上衡岳遇陶仲調於長沙仲調曰吾久疑文周彖象滑于傳注家言今讀子易發渙然冰釋矣先生曰十年注易千里浮湘得仲調一人知己何待後世子雲哉

棟花磯隨筆附錄題船子圖云石湖泛宅者寶雲自名其舟也辛酉夏五泛宅之始朔後十日漁路微雨寶雲生

有舟居之癖其次之癖則聽雨也聽雨奈何聽非舟居
凡近舟聽雨古聽非舟居猶動也舟聽雨靜非舟居雨
色俗舟聽雨綠綠則涼涼則遠惟涼與綠通視聽其微
平泛宅之始得雨而未快其後雨連日聽乃大快六月
住船堯峰得茗上紀子餘素馳寄舟居聽雨圖而寫石
湖之雨甚悉也計圖之成則在泛宅之前五閱月矣

張鑑若雨先生畫象記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
象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裴夏公女與吾張氏
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生
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頽

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圖爲海山呂學所作上有自跋爲其弟子紀官馳寄舟居綠聽不勝浮沈身世之感圖今藏計氏秋琴館秋琴主人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槩以示鑑蓋卽紀官大韶所撰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往哭龕下詩鑑益喜其卒事之有攷也并屬秋琴錄其詩于後

蠅鬚館詩話孤游只共苕帚行得地不筭烟水程埽治一片受足地罷遣亂葉紛縱橫百無所能昔鑄印老充衆背蹲南榮寺廊供職職自補帚輕臂緩猶堪擎煩將過嬾訴主者乞假寸晷聽黃鶯此寶雲和尚埽地歌自題

漏霜茗帚圖詩也其圖爲海山呂時敏學所寫一頭陀

黝然而長頤雷面目蕉萃短髯禿髮手持一帚卻身而

罄折余見之于紀氏殆舊藏高足弟子大韶家今復歸

董氏海山畫名已見秀水張徵士庚畫徵錄曹敦山先

生敝帚編有呂海山傳若呂君者蓋亦吾溥之方伎不

可得而泯也按敦山于傳後自記云余十五歲時曾一

仲夏忽夢海山乞余作

傳寤而奇之頃刻成此

又棟花磯隨筆一冊乃漏霜和尚未刻稿余所見係亡友

劉疎雨手鈔本其中不無參以禪門語錄於遺佚多有

可取爲正其譌字存之曰庚戌住梁溪寶安寺先師在

且喜閣一日隨先師至高彙旃書齋彙旃出黃石老畫
卷同看有人見司馬溫公山水小幅行筆細潤絕異而
石老畫筆亦前未聞但石老作老藤昏厓模糊遺墨耳
又曰黃山槩菴兄昔同在研山日自敘崇禎朝廷杖時
事實平時持觀音名及呪力杖一下卽氣絕後都從冥
漠中過畢杖經時而復蘇所以得不死也又自指生而
膚如凝酪不受觸槩菴言吾柔膚不能抵粗苧而大杖
生存真不自意耳又己未風雪中將行偶寫溥上舊事
數則贈紀餘素以爲別曰余四世祖時習齋先生三字
爲字亦特異性簡淡蔬水浩然與古人相酬接里人學

者叩其廬必曰謁時習齋先生問字乃啓扉潑茗又曰
趙長文先生言朱文肅罷相舟至吳門長翁以故人往
迓纔相見揖文肅首至地笑而躍曰吾幸已歸來矣此
時闡禍方赫然耳又曰耆舊言先伯父伯念先生建言
歸里一日家集水竹間先宗伯謂伯父汝從都門來自
有一時名賢送行文字因出呈屠赤水文軸先宗伯閱
之蹙眉曰文那無結聚伯父退語人曰此別一種論文
眼又曰李九我館余家時或傳其朔日必對策又得朱
提遇雨霽必出曬庭中此近傳致措大風致語未全耳
而閱蓑菴沈醉讀宋史登假山頂大罵秦會之忽促織

躍出捕得之曰捕得老檜也又史鶴老坐讀書解棧舍
蔗霜而蘸墨頃之會食於堂駭其黑齒各大笑此二老
爲借菴先生師友書齋中實事不同九我曬銀又曰雲
栖和尚曾寓南潯豆腐橋不知尚有遺事可尋否又曰
長文先生家務前門通水步翼臨流小房嘉靖年水房
有孤客病垂死夜自起汲飲遇羽人從東角來澹月分
形高冠雲衣隨童雙髻羽人震怒誰何病客自敘童子
云師父救伊命羽人倒壺得丸藥一曰卽合水嚙之嚙
之神明洞開可不死因就問稽首曰若某得再生何處
訪謝羽人笑語定要謝吾吾在洞庭山王太史家中堂

後來此病客如言訪之則見挂洞賓像飄飄如與藥人
又曰報國寺久廢僧南林斷一臂誓還舊觀先借菴先
生爲作緣起後鬱成樓閣南林者寺古名其爲字所以
誓也余六七歲時每新春及重九借菴先生必命徧禮
佛溪上諸院至報國則南公出具茗果其當年斷手則
腊而檀藏與余坐少頃語修復寺殿出腊手亦笑亦泣
其語態至今可畫送余出寺門余苦却之復回余詣寺
及門南公輒指謂人曰此郎最畏人門送余薙染後尚
健理院事沒數年爾又曰分水龍王墩龍王及儀衛像
嘉靖朝名手塑如唐人畫後來脩飾爲俗工浪益丹青

遂不復見昔人意度可惜又曰金孝章辛亥來研山晤
余涵空谷住四五日語聯綿孝章老後日抄異書見相
知必問有何可抄書作杜甫乞新絲態真奇骨也夜來
夢孝章立松下故作松錢詩未足一句便醒又曰八月
大盡觀金粟回嘉禾石佛路上撞棲巢底漁父曰端明
氏三十年來舊遊也西風白日執手長歎結矮屋楓樹
底夾路襍花花磊落幽詭不盡名鹿眼籬九疊籬盡得
石廊廊盡得樓容膝書畫襍陳香爐鏡奩徑寸小合大
盤盂皆刻匏也巢父手自製語古今事略語文史諦視
都無矜奇語匏合輒自喜明日別去贈匏種子四裏香

櫟八珊瑚蕉三眼中少見如許人有二子長亦生戊寅
淵厚有古骨能讀古史有千百世想不惟長謝風塵都
不人間語白兆歸收齋米寫寄此段可兄弟長想見茲
人九月八日堯峰細雨中手字靈璧樵事都有可紀然
魯魚亥豕至不能句聊書以俟知者

鈕琇觚賸續編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曠淑
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
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縉素宗仰於是海內無
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于傳鉢開堂飛錫住山
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遊則有

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麻日先晦後朔尤奇

臨野堂別集客有南州生者錢塘人少年出遊久不得意流館西吳其閨人鬱鬱以歿一日託形野鶴飛集生館生方沈醉對鶴訴其愁苦鶴忽墮淚生遂悶絕歛仆書牀旣而嗚咽爲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妾死矣然依戀不已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絕而蘇鶴亦飛去董若雨爲之賦怨鶴行

董兆元江峯筆記家高伯祖若雨和尚挂瓢靈巖山一日

家書至展閱忽發狂大笑一僧謂曰和尚往日得家書未嘗有喜色今有何快意事而若此公曰吾家僅有田七畝今樵璧書來知田盡賣於人矣豈非大快事

鈕琇徐伯貞先生傳先生諱鍾彥字伯貞其先世爲浙中望族元末自海鹽風山遷居吳江先生就試烏程拔置弟子員崇禎庚辰歲大饑先生硯耕之蓄稍贏有無賴族子率羣不逞者持白梃噪於門先生立出穀賑之次冬歲稔又復然先生婉諭不能止乃理於官勢以小戢越三載里盜蠶起前族子爲其魁銜夙怨縱火焚廬將劫荻塘舊業先生倉皇奉母避地潯川乃免鼎革後遂

屏棄制舉業方袍幅巾終其身卒于荻塘故居年僅六十有一

南潯備志陳雁宕忱前明遺老韓純玉近詩兼逸集以身名俱隱稱之生平著述並佚唯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

董說志園記癸未之歲余數有元怪夢遊感而作夢鄉志其明年湖上虞聖民氏館靜歛授諸子鄒魯聖賢遺文謂余曰我悲夫世之車奔馬馳也而貧且爲志園願子記之余曰諾志園奈何聖民曰我園也志而已故名志園依山結屋環竹樹臨清流因出其圖示余圖如其言

也余曰異哉此余所謂夢鄉者也子姑俟之余亦將爲
夢樓頃余在茗溪道中夢踏雨穿亂篠俄兩山拔立如
門余從門中行過松陰十里遂登一石樓樓中几榻窗
扉皆石也其上有石牘碧篆七字字如飛鳳形其文曰
七十二峰生曉寒今余每飯意未嘗不在曉寒也余夢
樓成當并爲子記之明年乙酉聖民徵前約曰我近得
桃花源圖名畫也我將以爲志園余曰諾僕采藥未暇
也又二年丁亥聖民復手一紙告余曰我志園又更矣
此吳憨僧巖居讀書圖也我將以爲志園願子記之

紀磊石齋筆記李世昌字誠謀號塋晦性簡默不苟言笑

遇里黨有疑事樂爲辨析故閭里咸欽服焉康熙庚寅
年八十邑侯李公應蛟以齒德尊優額爲壽崇禎辛未
生雍正戊申卒壽九十八歲

補遺

陸長春香飲樓賓談朱齧鼻不知何許人康熙時居南潯之石澥授徒自給徒有戴纓帽者拒弗納有識之者曰朱爲明之宗室鼎革後嘗舉義旗兵敗箭傷其鼻療治得不死而鼻遂齧與吳翁聲庵爲莫逆交每至翁家遇酒則飲食則食無少讓或設席邀之則堅辭弗至也嘗白請作劇以竹箸數十縱橫几上呼鼠鼠卽至投鼠箸中盤旋跳躍不能出啟一箸則鼠竄去謂翁曰此卽武侯八陣圖也又嘗剪紅紙作金魚投水中游泳如生撈視之則仍紅紙翁每苦著夜多蚊朱爲剪紙人黏壁上

蚊攢聚之又患多鼠命取空罍書符其上鼠羣集其中
徹夜無所擾其他戲術多類此屢爲翁選吉日逆料是
日之晴雨無不神驗翁嘗餽以銀則預書一紙示翁曰
某月某日某人餽銀若干毫忽不爽客至或兩人或三
人朱親自煮茗茗碗或浮於客數必有客後至人服其
先知里胥來索漕銀朱曰銀已繳胥請視官票朱入內
久之持票出則墨痕猶濕人又知其有縮地術矣時或
他適不扃其扉有偷兒入室見千門萬戶終不得出朱
至始釋之歿前數月自擇葬地棺衾皆預備謂翁曰吾
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君至期無疾而逝舉其棺甚輕翁

爲治葬事焉後數年翁有從子賈於閩中遇朱於途問
翁安否并道纒纒從子歸述諸翁翁始悟朱之死蓋尸
解云